

杨冬蕻  
著

# 红桑椹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红 桑 棋

杨冬蕻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调色板文丛/主编张露群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9.4

ISBN 7-104-00950-7

I. 调… II. 主… III. 文学艺术—文集… IV. J811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5329 号

## 调色板文丛·红桑椹

杨冬薪 著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河北邢台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11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4.5 印张 2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0950-7/J·442 定价:8.80 元



作者近照



1999年4月摄于古罗马城挖掘遗址



▲ 一九九九年四月摄于巴黎协和广场



◀ 一九九九年四月摄于意大利比萨斜塔前

賀冬薪同志刊作出版

為政從文皆有成  
文采斐然政聲清  
不忘父老稼穡苦  
山川草木總關情

己卯秋

浪波



## 孔 桑 榭

杨冬新

殷朝尔尔年间，以山西洪洞县为轴心，向黄河流域的下游地区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、承载史册的大迁徙。在这支疲~~惫~~不堪的队伍中，有一姓孔的哥儿仨，越过雄伟的太行山，披一身风尘跋涉的风尘，历尽艰辛，来到这一望无际的冀南平原。哥儿仨中老二叫孔茂光的留在这里，从此一个孔姓家族在这里繁衍起来。这位勇敢的开拓者便是距今已600余年，战事年代的孔氏宗。

也许是敬功后人孔榭之志，我的历代先人

作者手迹

都喜欢种树。我家的房子屋顶就种了各种的树。  
房子是一丛石榴，5月是石榴及枣子的季节。鲜<sup>红</sup>的  
花柳水明似嫩，远望去奔孔（心）火，每天便有许多  
蜜蜂蝴蝶围着树上飞舞。到了八月桂花红，  
且方且圆的石榴像<sup>出</sup>了嘴笑，引得孩子  
儿们互相以水。

房子是一棵<sup>泡</sup>瓜<sup>菜</sup>的枣榆，粗硬的树身  
两个人也合抱不过来。树冠多<sup>为</sup>是。嫩柳似之，  
颇为威武壮观。喜日里，枣榆开<sup>的</sup>榆荚摇曳如花。  
一阵风吹过后，满树金钱的榆荚便如一阵旋风  
风中坠落的缤纷，毫不吝啬地抛撒着，制造着一片迷  
幻式的<sup>层</sup>级<sup>繁</sup>荣。

作者手迹

## 读冬蕻的散文

尧山壁

与冬蕻结识已久。我与其兄冬葵是好朋友，他俩是虔诚的文学爱好者，所以一直把他当小弟对待。这些年来，看他不仅事业有成，而且创作连年丰收，颇感欣慰。

冬蕻的散文大气、坚实、耐读。

我喜欢他写人物的散文，像《父亲和家》、《毛官传》、《小大姐》、《心香一瓣》、《吃派饭》等，个个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散文写人与小说不同，小说可以虚构，而散文必须真实。重要的是发现和选择典型的人和事，全凭作者的眼光和见识。从偶然和自然中提取富于感情的情节和细节，表现人物的情感和精神境界。他笔下的人物不少也是我所熟悉的，如《吃派饭》中的何耀明，《心香一瓣》中的张玉美。因为熟悉了，写起来游刃有余，能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也能以小见大，平中见奇。

我也欣赏他描写风俗人情的散文，如《俏活儿》、《村戏》、《放河灯》、《游黄河》等。生动地表现了太行山区和冀南平原的社会风情，有历史沧桑感和文化韵味。他能巧妙地把叙事、抒情、说理融于一炉，又善于在抒情中叙事，叙事中说理。他的作品凝重中带一点潇洒和

幽默，这一点特别像他平时的谈吐，也像他的性格。

还有一部分咏物的散文也写得相当精粹，如《蝉》、《荆花赋》、《红桑椹》、《山菊花赋》、《水仙》等。能做到尽物之态，状物之切，就是把事物形态渲染得细微而又生动活泼。还能做到穷物之情，感物之工，就是从事物中感悟的道理独到而深刻。从物理讲出入理，风花雪月背后是人间烟火。他说：“山菊花使我想起了山里的人民”，从形形色色的物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形形色色的品格。尤其重要的是加上了作家的强烈的感情色彩、鲜明的爱憎，鲜明的褒贬。“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”，正是冬薪散文风格的全部。

集中一些篇幅是游记散文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冬薪到过不少名山大川，甚至远足国外。所到之处，出于一名作家的本能，以生花妙笔，清新的笔调，描绘了祖国多姿多彩的土地，字里行间悸动着赤子之心。面对西方花花世界，也敢指指点点，说长道短，表现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。但是总起来看，这些走马观花之作，不及那些深思熟虑的文章来得深邃和醇厚。

我是对冬薪的创作寄予看重和期待的。因为他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，亲历了许多人和事，具有深厚的实践经验和生活基础，而且长期在领导岗位上，锻炼出相当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。这二者结合起来，才会造就大家力作。

1999年9月

## 从政为文 相得益彰

宋聚丰

“造物何其不公耶！有的人终生做一样事情，尚且做不出半分眉目；有的人同时从事几样事业，却能样样做出不菲的成绩。这究竟是智力使然，抑或是另有深因呢？”说来好笑，读冬薪的散文选《红桑椹》，我心中竟不止一次发出如此的感慨。

冬薪是我的同县老乡，亦是我多年的文友。

我对冬薪，可以说是未识其人，先识其名。那是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分到邢台县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，多次听部里的人说起，祝村公社有个副书记，叫杨冬薪，年轻有为，踏实能干，而且很有才华，高中毕业不久，便在几家刊物和出版社发表过多首诗歌。我还曾特意找到北京出版社的一本诗集，拜读了冬薪那首写白杨树的长诗。不久，冬薪调团县委做领导工作。他二十出头年纪，瘦高身材，斯文朴实，一个地地道道乡下读书人的模样，一接触便令人有信赖可亲之感。大致相同的年龄，相同的经历，相同的爱好，使我们一见如故，有着好

多共同的语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在机关住宿，每在工作之余，便聚在一处闲聊。没有酒饭，没有烟茶，顶多一杯白开水，边嚼边说。那时“文化革命”刚刚结束，新时期文学正在勃然兴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谈的竟多是文学，哪篇小说如何，哪首新诗如何，再就是谈对社会问题的认识，但几乎从来不谈涉及个人利益的私事。唉，那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，充满激情的年龄呵！后来，我调到地区文化单位，冬薪在县里做党政领导，每次相会，仍总要畅谈一阵，并以此作为生活中一大乐事。

冬薪给我最深的印象，就是他做人的坦荡。他胸襟磊落，平易近人，从不摆官架子，具有深厚的平民意识。按说，二十多岁即崭露头角，担任公社和团县委领导，1983年去参加省委党校学习两年后，刚过而立之年，便出任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应该说是少年得志了。但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自居，绝无半点骄矜之气。这种心态和情感，在他的《俏活儿》、《吃派饭》、《父亲和家》等回忆故乡人事的散文中，皆有充分的体现。记得冬薪在《河北文艺》上发表过一首题为《希望》的诗，是这样写的：

挖开树坑  
浇进了水  
也滴进我的泪

埋进土  
埋进了二十多个年头  
且让它淤了作肥

或许

大地母亲不嫌弃这“新来的移民”

我也能如小树一样

在明媚的春光下吐翠

诗中委婉表达的是对“文革”造成自己青少年时不能正常学习的懊恨和苦恼。人非正视自己的不足，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，安排自己的未来。方能一如李大钊所说“惟知跃进，惟知奋飞”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顺的时候，也有不太顺的时候，但冬薪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从不把升迁荣辱放在心上。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对名利地位，皆看得很开。因为机构变迁等多种原因，他在宣传部一干就是11年，换了旁人，怕早已心焦如焚。冬薪却毫不介意，仍是兢兢业业工作，从来没听他有过半句牢骚。并在工作之余潜心从事诗歌创作，1991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《青柿子·红柿子》。九十年代后，又进一步转向散文创作。1995年他任县委副书记，不久又兼任常务副县长，多是一些事务性工作。几次我去找他，都看到好多人在等着找他说事。可我又惊讶地发现，这本散文选集中的很多篇什，竟也是创作于这段时间。我真不知他是怎样在忙乱中挤出时间，又是怎样静下心来，在文学的海洋中漫游。他在散文《西行，追赶太阳》中，有一段绝妙的描述：“看惯了被污染的天空，再看‘天外的天’，真叫人心旷神怡。天蓝得使人难以置信，白云犹如丰收场上的棉花垛，翻滚着，追逐着。只等远处翻来个孙猴子，最好脚下再涌出个太白金星什么的，那就活脱脱一个《大闹天官》了。想我等庸庸凡人，为公事忙，为家

事忙，忙起来昏天黑地，抓耳挠腮，无计可施……哪里领略过这般意境！面对如此良辰美景，无文牍之劳神，无烦事之忧心，真个是心情愉悦，神仙不换也！”这段话，不只说了当时的景物心情，我想，也不妨看作是冬薪人生态度的一种真实写照。

冬薪给我的再一个深刻印象，就是做事的认真。他爱好颇广，多才多艺，并且爱一样，就想爱出个名堂来。下围棋，打桥牌，虽不甚精，样样却都能来一下。但他最大的爱好，还是读书和创作。这在他的生活中，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直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个梦想。记得我还在县里工作时，曾为团县委修改过几份典型材料，冬薪代表团县委，执意要送我一点东西作为纪念。他想来想去，最后给我选购了一本第三帝国史和几本巴金的长篇小说。可见，在一个文史哲学无书不读的人心目中，书籍便是他最重的礼品。冬薪凡事认真，性情率真，乐于叫真，有时“真”得叫人可爱又好笑。有一次，我们去看一出什么戏，戏的内容我忘记了，只记得看到动情处，冬薪竟像一个姑娘一样抹起了眼泪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阅历不断丰富，但他那坦然率真的性情却依然如故。今年春季，冬薪随团到西欧访问。在参观一家艺术馆时，一个台湾同胞大声说，你们看，这才叫艺术呢，不像中国大陆的某某画家，只会为共产党的干部作画。其实，那位某某画家，是个自由化思想比较突出的人。一帮同行的人碍于风度礼仪，皆对台湾同胞的话装做没听见，只有冬薪当场反驳说，你这话不对。台湾同胞愕然。冬薪据实讲了某某画家的情况，那位台湾同胞只好说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冬薪的认真态度，也深深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。这本散文选，虽不敢说篇篇

上乘，但无滥竽充数之作。冬薪是由写诗转入散文创作的。他的散文，构思别致，语言清新，自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诗情画意。但最令我感动的，还是其中真切的立意，真实的情节细节，和处处洋溢的真情。如《俏活儿》中浇地一节：“晚上拉辆破排子车，一领破席一遮，一觉就到天明了。水有的是，也不用爱惜……有时天明醒来，发现大水已将自己包围，几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。”看到这里，我也不由会心笑了，几乎怀疑这散文写的，便是我少年时的农村生活。

坦坦荡荡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如果说冬薪在从政和为文上，都能取得成就，除了聪明才智，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。我们一些文化部门的同事，有时一块议论时说，如果冬薪不在党政部门工作，而是专职搞文学，一定会在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。我想，其实两者也不见得完全相互排斥。有时，生活中的错位，倒往往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从政和为文，对冬薪来说，恰似鸟之双翼，车之双轮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读书和创作，能使冬薪经常跳出“官场”，以文学的角度，历史的角度，在更高层次上看待人生，更好从事自己的工作；同样，他的从政经历，又可以丰富他的见闻，磨砺他的思想，使他的文学作品更加成熟老到。冬薪在散文《滑铁卢随想》中曾说，一场“倒霉的雨”，使战争奇才拿破仑败于慧灵顿，看似“巧合”、“天意”，是“历史的不公平之处”；但是，拿破仑靠武力征服邻国和弱小民族，“在这看似偶然中蕴藏着失败的必然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历史还是公正的。”在这里，我想借用一下冬薪的语式。冬薪在从政和为文上，皆能取得如此的成就，看似造物主的偏爱；但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冬

薪的辛勤耕耘中，已经蕴藏了成功的必然。从这一点上说，造物主也还是公正的吧。

圣人孔老夫子曾说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不能说每一个从政者都应该爱好文学，但爱好文学，可以丰富人的知识，陶冶人的性情，净化人的灵魂，端正人的人生态度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还是五六十年代，故乡邢台县出过一位热衷于文学创作的领导，社会上盛赞其“既是县长，又是作家”。我不敢因此便说邢台县有这样的传统，也无意把两人的政绩和文学成就作一比较。但是我要说，在商品经济发展，文学事业相对冷落的现在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还能爱好文学，热心笔耕，那就尤为显得难能可贵。

深愿冬薪恪尽职守，多出政绩，努力造福于桑梓；并愿冬薪文笔强健，佳作迭现，在文学事业上更上层楼。

1999年9月15日子邢台市文联

# 目 录

## ●序

- |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读冬薪的散文……………尧山壁 |
| 3 | 从政为文，相得益彰…宋聚丰  |

## ●子规声里雨如烟

- |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|
| 3  | 俏活儿  |
| 6  | 红桑榭  |
| 9  | 吃派饭  |
| 13 | 改善生活 |